Modern Linguistics 现代语言学, 2026, 14(11), 137-143
Published Online November 2026 in Hans. https://www.hanspub.org/journal/ml
https://doi.org/10.12677/ml.2026.14111057

Hans汉斯

汉语性别化构词的不对称表现及其对国际中文教学的启示

焦文轩

鲁东大学人文学院，山东 烟台

收稿日期：2026年9月14日；录用日期：2026年10月28日；发布日期：2026年11月9日

摘　要

汉语中部分人物称谓与评价性表达由性别语素构成，性别信息在其中分别承担指称、强调或评价等功能。本文以标记理论和原型理论为框架，考察职业称谓、能力与气质称谓、评价性表达、固定表达四类汉语性别化构词现象的不对称表现，并据此提出面向国际中文教学的教材编写与课堂教学建议。

关键词

性别化构词，构词不对称，国际中文教育，性别语言意识

Manifestations of Asymmetries in Gendered Word Formation in Chinese and Their Implications for International Chinese Language Education

Wenxuan Jiao

School of Humanities, Ludong University, Yantai Shandong

Received: September 14, 2026; accepted: October 28, 2026; published: November 9, 2026

Abstract

In Chinese, some personal appellations and evaluative expressions are formed by gender-related morphemes, in which gender information performs different functions such as reference, emphasis, and evaluation. Drawing on markedness theory and prototype theory as the analytical framework,

文章引用: 焦文轩. 汉语性别化构词的不对称表现及其对国际中文教学的启示[J]. 现代语言学, 2026, 14(11): 137-143.
DOI: 10.12677/ml.2026.14111057

this paper examines gendered word-formation phenomena in Chinese from four categories: occupational-and-status appellations, competence-and-temperament-related appellations, evaluative expressions, and fixed expressions. On this basis, it puts forward suggestions for textbook compilation and classroom teaching for international Chinese language education.

Keywords

Gendered Word Formation, Word-Formation Asymmetry, International Chinese Language Education, Gender Language Awareness

Copyright © 2026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1. 引言

词汇记录着社会对职业、家庭和人格特质的分类方式。现代汉语中，部分职业称谓、人物指称和评价性表达由“男”“女”“娘”“爷”“夫”“妻”等成分构成。性别信息在一些场合承担指称作用，在另一些场合则被额外突出，并与能力、气质或角色责任相连。

语言与性别研究已经说明，语言形式会记录并传递社会对性别角色的理解[1]。曹越明从语言文化和语用两个层面讨论性别问题，强调语言形式与社会观念之间的关联[2]。关于性别歧视的讨论进一步指出，词语的命名和评价功能会影响性别形象的社会呈现[3]。就现代汉语构词而言，张帆、李海霞等已考察“男”“女”语素的组合方式及其不对称现象[4] [5]；女性称谓研究则揭示了性别语素与社会评价之间的关系[6]。这些研究表明，构词形式上的不对称是可以描述的语言事实；某一表达是否存在性别偏见，还取决于很多因素，比如性别信息是否必要、词项是否带有稳定的褒贬倾向，以及它在具体语境中是否把某一性别置于默认或例外的位置。

国际中文教材研究主要从人物数量、职业与家庭角色、插图和例句等方面考察性别刻板印象[7]。这些研究揭示了教材呈现的重要性，但对词项内部的构词关系、语义标记和评价功能讨论较少。本文据此提出两个问题：第一，汉语中的哪些构词形式会使性别成为职业、能力或角色评价的附加依据；第二，国际中文教学如何说明这类表达的实际用法和历史背景。既有成果已分别讨论构词形式、女性称谓与教材中的性别形象：王叶婷讨论了性别语素后置构词的不对称问题[8]，马丽从女性称谓出发分析了性别词的使用特点，吴倩则以《HSK 标准教程》为例考察了教材中的性别刻板印象。

本文以北京语言大学现代汉语语料库(BCC)中检索到的句子为例[9]，并从 HSK 动态作文语料库 2.0 和汉语中介语语料库中提取汉语二语学习者的语用产出实例，以标记理论和原型理论为分析框架，考察性别如何通过构词手段参与职业、能力与角色评价。在此基础上，本文结合三部外向型汉语学习词典对目标词项的收录、释义及语用标注情况，梳理汉语性别化构词的各类不对称表现，为国际中文教学阐释该类词语的真实用法与文化背景提供参考。

2. 基础理论与研究方法

2.1. 基础理论

标记理论为观察性别化构词提供了基本视角：有标记项带有可识别的区别成分，无标记项的指称范围较宽[10]，而形式标记与实际指称范围需要分别考察[11]。当无标记职业词长期与男性人物相连、女性

从事同一职业却需额外标示时，性别信息便从一般说明转为例外强调。

原型理论可以进一步说明这一机制：范畴成员的地位并不等同，最具代表性的成员构成范畴原型，其余成员依其与原型的相似程度处于不同位置。就职业范畴而言，“司机”“医生”“教授”的原型形象长期由男性充当，“女 + 职业词”把女性置于非原型位置；就气质范畴而言，“强人”“汉子”“爷们”的原型指向男性气质，“小女人”“小女生”“小男生”等则把性别纳入“小”所标记的弱化、亲昵框架。

社会性别视角强调，职业分工、家庭责任和人格理想会影响语言形式的选择与词义的积累[12]。

2.2. 研究方法

本文选取 17 个词项，分别在 BCC 现代汉语语料库、HSK 动态作文语料库和汉语中介语语料库中检索，结果见表 1。

Table 1. Retrieval results of the gender-marked items across three corpora
表 1. 词项在语料库中的检索结果

词项	BCC (条)	HSK (条)	中介语(条)
女汉子	1956	0	10
雄壮	1404	0	16
爷们	909	0	4
小女人	707	1	1
小女生	685	0	3
女司机	541	0	5
小男生	384	0	1
爷们(儿)	312	0	2
女医生	290	0	1
女强人	236	10	3
小男人	151	0	0
教授夫人	27	0	0
地球母亲	13	0	1
雌伏	12	0	0
男博士	11	0	0
教授丈夫	1	0	0
英雄	0	28	198

注：BCC 语体分布显示，女汉子 99.2%、小女生 93.3%、小男生 92.2%、爷们 72.7%的语料出自口语；雄壮以新闻、文学为主；雌伏 12 条中有 10 条出自文学。

从检索结果看，母语语料中口语性强的词项出现频次最高，书面语词项较少；“小男人”“雌伏”“教授夫人”“教授丈夫”“男博士”在两种学习者语料库中都没有用例。学习者的产出集中在口语性强的常用词以及教材、题目给定的词，书面语低频词项较少。

词典方面，本文考察《汉语教与学词典》《商务馆学汉语词典》《汉语 8000 词词典》(下文分别简称《教与学》《商务馆》《8000 词》)三部外向型汉语学习词典的释义及语用信息，并参照《国际中文教育

中文水平等级标准》[1]，查看相关词项的等级归属。

3. 汉语性别化构词的不对称表现

3.1. 职业与身份称谓中的选择性标记

“女司机”的语料集中在口语，搭配成分多为“新手”“马路杀手”“远离”一类说法：

看到最后一个白车出事一瞬间打开了雨刷器不用看我都知道是一个新手上路的女司机。

安全驾驶吧，我看见女司机还是怕的，特别是豪车女司机。

与“女司机”相对，“男司机”在语料中极少出现。可见“司机”不标性别即默认指男性从业者，“女司机”需要额外说明。“女司机”本身是中性的职业指称，口语中承担贬抑功能的是“新手”“马路杀手”这些搭配词，而非性别语素。三部词典的处理也说明了这一点：《商务馆》在“女”条的例句里用了“给我们开车的是一位女司机”，《8000 词》在“女”条的配例里用了“~司机”，两部词典都只把它当作中性例词，未提及口语中的评价色彩。

“女医生”的语料以中性指称为主，没有出现类似驾驶能力那样的负面搭配。倒是“男博士”的语料中反复出现拿“女博士”调侃的说法，说明“女博士”更多是被谈论的对象，而非被使用的称谓。

“教授夫人”的用例明显多于“教授丈夫”。把“夫人”接在丈夫职业的后面，是用男性的职业来定位女性身份；而“教授丈夫”几乎不见用例，说明汉语缺少以妻子职业定位男性身份的对应称谓[13]。

3.2. 能力与气质称谓中的例外化

“女强人”“女汉子”“爷们”“小女人”“小女生”“小男人”“小男生”都把性别身份与能力、气质评价直接联系在一起，但各自的用法并不相同。

“女强人”的语料里既有“铁娘子”这样的称许，也有“爱哭的”“讨厌”“劳碌”这类说法，评价方向随语境变化：

有人说过，女强人可敬不可爱，女主妇可爱不可尊，女“公关”可人不可心。

不变的是，“女”始终作为额外标记出现，把职业成就表述为“女性中的例外”。按原型理论，“强人”的原型指向男性气质，“女强人”是女性身份与男性气质原型的组合，语义张力即来自这一冲突。词典对它的处理很有限：《8000 词》在“女”条的【构词】表里列了“女强人”，但没有该词的释义和例句；《教与学》《商务馆》均无相关内容。

“女汉子”在所考察的词项中口语倾向最强：

我是坚强的女汉子，天空飘来五个字，那都不是事，坚强！！

它的核心义即“坚强、独立、能扛体力活”，使用者多为女性自身，语气带调侃和自嘲。构造上同样属于原型冲突：用“汉子”激活力量、爽直、独立这些评价资源，把女性的能力表述为“接近男性气质”。

“爷们”及其儿化形式“爷们儿”由男性称谓扩展为评价性成分，表示“有担当、够义气、不扭捏”。“爷们”还能当形容词用，受程度副词修饰、充当谓语，评价义已与指称义分离。《8000 词》在“爷爷”条的【构词】表里列了“爷们儿”，同样没有释义。语料里还有把“女汉子”与“爷们”并置的例子，说明女性受到肯定时，借用的评价资源仍然来自男性气质原型[14]。

“小女人”的用法分三类：自我认同、男性视角的期待、文学叙事中的中性指称。口语语料里还有

[1]http://www.moe.gov.cn/jyb_xwfb/gzdt_gzdt/s5987/202103/t20210329_523304.html

把它和“倔强又坚强”放在一起的例子：

她一个小女人心知肚明倔强又坚强，理解一下她吧都不容易。

因此，这个词并不必然表示柔弱。“小女人”是贬义还是褒义，取决于具体语境：在恋爱、家庭话题中多表示温柔、被宠爱，但往往隐含对女性依赖性的类型化期待。

“小女生”的用法同样分化：可以指年龄，可以表示亲昵和自我认同，也可以带轻视意味，语料里就有“思想不健全的小女生”这样的说法。“小男人”的贬义主要通过“大老爷们”的对举实现，但它也可以是中性甚至正面的；“小男生”多指年龄，褒贬色彩比“小男人”弱。

“强人”“汉子”“爷们”的原型是男性气质，“小女人”“小女生”的原型是女性的柔顺与年轻，两者构成同一性别内部的两极；“小男人”则把男性置于“小”所标记的非原型位置，所以比“小女生”更容易带贬义。性别化构词的不对称，归根结底是原型框架在构词层面的投射。

3.3. 评价性表达中的性别意象

“雌伏”“雄壮”中的性别语素只保留在词形里，当代语义已与性别无关。二者构成一组对照：“雌伏”意为“隐忍、处于低势”，多与“不甘”连用，12 条语料中有 10 条出自文学作品；“雄壮”多用来描写乐曲、歌声、队伍、建筑，语料以新闻、文学为主。

词典对这两个词的处理差别很大。“雄壮”在《商务馆》里立目为“(形) (声音、气势等)强大有力”，在《8000 词》里立目为“[形] (气魄、声势)强大”；“雌伏”则三部词典都没有收录。三部词典的“雌”条只给了动物性别义，《8000 词》还特意提示“说人的性别，则要用‘男’‘女’”，却没有提及“雌伏”。也就是说，学习者能查到“雄壮”，查不到“雌伏”，而查到的释义里也看不出“雄”的性别义已经虚化。

这一点与“女 + 职业词”形成对照：后者的性别语素仍在承担指称或标记功能，前者的性别语素则已凝固为词形的一部分。因此，对前者，词典宜说明性别语素的虚化过程，以免学习者按字面理解[15]；对后者，词典宜交代性别语素的指称与评价功能。

3.4. 固定表达中的角色看法

“地球母亲”里的“母”是敬称，与“孕育–照料”的文化形象有关，三部词典的“地球”条都没有收录这个词。与“雌伏”对照可以看出，同一个性别语素在不同结构中的评价方向可以完全相反：“母”在“地球母亲”里表敬意，“雌”在“雌伏”里表低势。可见性别语素的褒贬由整个词决定，并非语素本身所固有。

3.5. 二语学习者语料中的相关产出

HSK 动态作文语料库里，“女强人”多用在“记对我影响最大的一个人”这个题目里，指称母亲：

妈妈是一位“女强人”，所以一年到头都忙在她的工作岗位上。(越南)

可见“女强人”在学习者作文里是用来肯定母亲职业成就的。“小女人”也出现在同类话题里：

虽说我现在仍是一个很平凡很平凡的小女人，但过去的际遇使我永难忘怀。(新加坡)

汉语中介语语料库里，“女汉子”的用例最多，一名波兰学习者把它解释成：

女神就是长得又漂亮又有气质的人，女神，女汉子就是风风火火，力气有特别大，就是，像男……男一样的人，女汉子。(波兰)

这句话把“女汉子”与“像男人一样”直接联系起来。学习者的产出集中在口语性强的常用词(女汉子、爷们)和教材、题目给定的词(女强人)，书面语低频词(雌伏、教授夫人)较少。这一分布与词典的收录情况是呼应的：《国际中文教育中文水平等级标准》没有收录上述性别化词项，三部词典也大多未为其立目；而作为对照的“女”“女人”“医生”“小姐”属一级词，“地球”属二级词，“英雄”属七一九级词。教材和词典不提供的词，学习者也较少使用。

4. 构词不对称的形成原因

汉语性别化构词的不对称，主要与两方面因素有关。一是职业分工留下的习惯：某些职业长期以男性从业者为主，“女 + 职业词”便成为自然的命名方式，而“男 + 职业词”没有区别价值，很少出现。二是评价色彩的性别化：汉语里“爷”“汉”“雄”常用来表示力量、果断，“娘”“妇”“雌”则多带柔弱、低势的色彩，同一评价方向在多个词项中反复出现，个人品质因此被表述为性别品质[16]，加之表达结构日趋凝固、网络传播扩散迅速，这些说法更容易固定下来。

5. 面向国际中文教学的建议

5.1. 教材编写建议

教材中的职业称谓，宜先教授“医生”“经理”“司机”这类通用词；只有当人物性别与课文内容直接相关时，才使用“女医生”“女经理”，并在必要时加以语用说明。

“女强人”“女汉子”“小女人”“小女生”这类口语色彩较重或褒贬不固定的说法，可以按学习阶段安排：初中级阶段先学通用、得体的表达，高级阶段则可在文化单元中讨论，并说明评价方向随语境变化。《国际中文教育中文水平等级标准》没有收录上述性别化词项，编写者可以参考表 1 的语料分布，判断哪些词已经具备进入教材的使用基础。

5.2. 教师教学建议

课堂教学应帮助学习者掌握相关的语用信息。“医生”与“女医生”的区别在于性别信息在具体交际中是否必要；“能干”“独立”与“女强人”“女汉子”的区别，则涉及能力评价是否被性别化。通过比较相近表达，学习者能够理解性别标记、褒贬色彩与角色看法之间的关系。田英剑关于国际中文教学中敏感问题跨文化沟通的讨论提示我们，教师应把语言形式放回具体交际情境中说明[17]。

教师讲解历史色彩、口语色彩较浓或争议性较强的词时，应提供完整语篇，帮助学习者选择准确、得体的表达。课堂活动可以围绕同一交际任务设置两组表达。例如，在人物介绍中分别使用“医生”和“女医生”“男医生”，在能力评价中分别使用“果断”“能干”与“女强人”“女汉子”，请学习者判断每组表达增加了哪些信息、呈现了怎样的语气。讨论的重点应放在词语选择与交际目的之间的关系上，使性别语言意识落实到具体表达。

新媒体是性别相关新词与评价性表达的重要传播场域。“女汉子”“小女生”“小男生”等词在网络语境里常带调侃、讽刺或表态的意味，其意义会随平台、话题事件和使用者关系而变化。高级课程可以选公开可查的话题内容和材料，引导学习者分析词语的构成、语气和评价方向；因为标题和短评常靠夸张、反讽吸引注意，脱离上下文容易改变词语的评价方向，所以教师在选用新媒体材料前，要注意发布者、发布时间、传播场景和上下文，避免有歧义、有偏见的说法。

6. 结语

本文从职业与身份称谓、能力与气质称谓、评价性表达和固定表达四个方面讨论了汉语性别化构词的不对称表现。当性别在职业与身份称谓中被选择性标记、在能力与气质评价中被当作参照、在评价性

表达中凝入词义、在固定表达中绑定角色想象时，词语往往会传递相应的性别语义倾向。

基于此，本文结合构词形式、词义关系以及二语教学语境，依托语料与词典材料，从性别信息的必要性、评价作用和角色看法三个维度对汉语性别化构词现象展开辨析。国际中文教学应当注意这类语言材料的语义色彩、语用条件及其背后的社会文化背景，教师在教材编写与课堂教学中应予以恰当的呈现与讲解。后续研究可在明确教材样本与编写规则的基础上，考察不同级别、不同版本教材对该类语言现象的实际呈现情况，并结合课堂观察、学习者访谈等实证方式，检验相关教学阐释的实际效果。

参考文献

[1] 陈思伊. 语言与性别研究综述[J]. 中国社会语言学, 2019(1): 112-127.

[2] 曹越明. 语言与性别问题的语言文化和语用分析[D]: [硕士学位论文]. 上海: 上海外国语大学, 2013.

[3] 龙继爽. 语言性别差异和语言性别歧视[J]. 南昌教育学院学报, 2012, 27(12): 172+174.

[4] 张帆. “男”“女”构词造语的特点及不对称性研究[D]: [硕士学位论文]. 武汉: 华中师范大学, 2015.

[5] 李海霞. 浅析现代汉语常用性别词“男-女”构词词语及不对称现象[J]. 重庆科技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1(8): 98-99.

[6] 马丽. 新时期女性称谓性别词研究[J]. 唐山师范学院学报, 2017, 39(1): 39-44.

[7] 吴倩. 对外汉语教材中的性别刻板印象研究——以《HSK 标准教程》为例[J]. 文化创新比较研究, 2022, 6(34): 68-73+88.

[8] 王叶婷. 汉语性别语素后置构词的不对称研究[D]: [硕士学位论文]. 上海: 上海外国语大学, 2018.

[9] 荀恩东, 饶高琦, 肖晓悦, 等. 大数据背景下 BCC 语料库的研制[J]. 语料库语言学, 2016, 3(1): 93-109+118.

[10] 俞理明. 语义标记和汉语构词的不对称现象[J]. 汉语学习, 2006(6): 30-33.

[11] 吴玉卿. 现代汉语性别标记研究[D]: [硕士学位论文]. 南京: 南京大学, 2015.

[12] 杨鸿雁. 社会语言学视域下的语言与性别研究[J]. 开封教育学院学报, 2016, 36(12): 37-38.

[13] 王郡巍. 汉语称谓系统泛性别化现象研究[D]: [硕士学位论文]. 长春: 东北师范大学, 2019.

[14] 李宁. 汉语女性新词语研究[D]: [硕士学位论文]. 石家庄: 河北师范大学, 2021.

[15] 周佳乐. 现代汉语形态问题研究[D]: [博士学位论文]. 南昌: 南昌大学, 2023.

[16] 綦甲福, 张婧. 《性别-语言-刻板印象》评介[J]. 天津外国语大学学报, 2022, 29(2): 99-104.

[17] 田英剑. 浅谈如何进行汉语国际教学中“敏感问题”的跨文化沟通[J]. 国际公关, 2019(11): 274.